



评剧选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

評 劇 選

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0年·沈阳



序 言

評劇是廣大羣眾喜聞樂見、通俗易懂的劇種之一。

建國十年來，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“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”的文艺方針指導下，評劇茁壯有力地開遍了碩鮮之花。由於這個劇種在舞台上既可以反映現實革命生活的特點，塑造社會主義新的英雄形象，也可以表現歷史題材的具有人民性的優美感人的藝術形象，能給人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教育，從而豐富了人們的心灵。因之，評劇這一劇種，在人民文化生活中，日趨絢爛多采，特別是大躍進後，在評劇的劇本創作上、演出上，更呈現出一片繁榮的新景象。不僅在創作數量上，大有增加（僅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已有百餘種），創作質量上也有顯著的提高。

本集所編選的十個劇本，大都是受羣眾歡迎，並且演出效果也較好。劇作者有的是專業作者，有的是工、農業余劇作者。可見劇作者的隊伍，也在日益擴大着。

本集編選的劇本，形式短小精悍，內容都有較強烈的時代

特点。如：

“矿工父子”是某煤矿工人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提高后，正确处理工作和恋爱的关系。

“女社员”是表现解放后的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，与男劳力取得同工同酬的故事。

“借马”是通过某农业社社员想借亲戚关系，使用社里的牲口所发生的故事，批判了社员不顾集体的个人主义思想。

“捉妖记”反映出在过渡时期，人们百倍地提高警惕，防止敌人的阴谋破坏，保卫了胜利。

“刘玉翠”这个剧本批判了某些农村青年不热爱农村的错误思想，并为他们指出了建设农村的美好前途。

本集编选的剧本，仅仅是十年来评剧创作的一小部分。至于评剧大观、评剧丛刊、中央地方戏曲集成（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合卷）已编选的，整理、改编过的优秀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，为避免重复，不再选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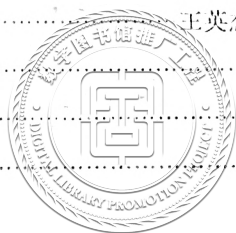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，客观形势要求戏剧艺术，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，都要有更大的提高，创作出又新又美的作品。因此，希望我们广大的评剧作者们，要巩固已经获得的成就，并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，正确地贯彻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，全身心地深入生活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。

王 丕 一

1959年6月

目 录

女社员.....	村 路 (1)
矿工父子.....	張 痕改編 (31)
捉妖記.....	徐 魁 何路安編劇 (63)
刘玉翠.....	林 樾改編 (121)
借 馬.....	孙 英 (167)
一尊銅佛.....	海城县評劇团集体創作 (185)
景兰还鏡.....	王 柯 邓辛安改編 (201)
服务之花.....	王英杰 張德胜 于永清 (249)
忘本回头.....	仲 克 (299)
兩把耘鋤.....	赵国海 (353)
碧流河畔的爱情.....	李鐘敏 (381)





女 社 員

村 路

时 間：备耕时候。

人 物：玉 梅——二十三岁。

富 春——二十七岁。

婆 婆——五十二岁。

主 任——三十一岁。

第 一 場

时 間：傍晚。

地 点：玉梅家院内。

幕 启：婆婆抱娃娃上。

婆 婆：（数板）春忙春忙綉女下床，
接回媳妇把活忙。
提起过去婆媳俩，
我当婆婆的有偏差。

拿着儿子当骨肉，
房檐掉土怕砸他头；
媳妇不如看家的狗，
见面就把眉头皱。
自打参加合作社，
生活富裕人人乐，
常常开会我的思想也变，
家庭美满婆媳和：
一块豆腐分三瓣，
娘儿三个都有菜，
一块布扯三块，
娘儿三个有穿戴，
婆婆、媳妇、儿子拧成绳，
三股绳儿破不开。

（唱）都说是十家婆媳九家怨，
咱家婆媳不一般，
你亲我热全家和睦，
和和气气叫人喜欢。

（白）媳妇呀，咱娘俩可“拧打”到家啦。

（向娃娃）宝啊，咱娘俩可得歇会儿啦。（坐在石板上。）

〔玉梅挎筐上。〕

玉梅：（唱）一架葡萄搭两下，
去串娘家想婆家，

早先住家一去就扎下，
提起回婆家眉头皱个大疙瘩。

婆 婆：咳，媳妇啊，不有那句话吗，“婆家似火坑，家家媳妇有苦情”。如今晚，你们可打火坑里爬出来啦。

玉 梅：（唱）如今晚婆婆待我好，女婿也不差：

因此上出门在外时刻惦记家，
不是怕小鸡跳窝把蛋打，
不是怕猪啦羊啦没人喂它，
姊妹们忙活我把亲家串，
怕的是让人家笑掉牙，
社里活儿忙人手不够，
我怎能安安稳稳住娘家？

婆 婆：媳妇呀，要不叫社里有个紧活，我才不找你去。本来嘛，应名住娘家，哪有下马就蹬蹬的？侄男外女的，咋的也不得热乎热乎啊。

玉 梅：妈呀，我一听说回社干活，真恨不得长膀儿飞回来哩。

婆 婆：那倒是啊。

玉 梅：（唱）自打过门这些年，
孩子崽子把我缠，
住在山沟没爬过岭，
家有果园未曾把树枝儿攀，
做活的针儿捏个扁，
做饭的瓦盆端要圈，

提起下地干扎撒膀儿，
真好似鸟儿圈在笼里边。

婆 婆：这呀，可多亏合作社啦，妇女再不会叫人看成白吃饱啦，也凭劳动穿衣吃饭啦。可不是嘛，连我这个老婆子，看家带孩子，不也变成香饽饽啦吗。

玉 梅：（唱）自打成立合作社，
再不是蹲在家下守着窝，
吃穿不把男人靠，
自己有手能做活。

（白）妈，不是我好疑惑也不是咋的，我总觉得，富春不大愿意我参加社里劳动。

婆 婆：听螞蚱叫还不种黄豆啦，他不愿意他的，你干你的，他要敢扎翅，咱娘俩斗争他！

玉 梅：那可不，这也不是出去给他丢人，他要拦挡就找个地方说理去。

婆 婆：是嘛，咱娘俩斗不过他，不还有政府呢！（娃娃哭）噢……噢……奶奶抱屋去睡吧。

玉 梅：妈——

婆 婆：放着胆子干，他要敢兴妖，有我压着他。（进屋。）

玉 梅：（兴奋地）离家四、五天了，这院子收拾的多干净，连个草棍都没有……（看羊圈。）

（唱）五只山羊圈里趴，（羊叫。）

看见我来叫咩咩，

跳跳蹦蹦直往前赶，(抓把豆秸。)

扔把豆秸喂喂它。(推門看后院。)

后院的小葱发了芽，

墙下的樱桃开了花，

紅紅綠綠多鮮艳，

风儿吹下朵朵花。(望西山。)

紅日滾滾西山下，

山头上老鴉叫喳喳，

放羊的孩子把山下，

却为何不見富春轉回家？(望。)

〔富春上。〕

富 春：(唱) 头頂星星把地下，

日头偏西轉回家，

玉梅回家五天整，

一心生产忘了她。

(見玉梅，喜悅地) 呵！回来啦！(向玉梅) 哟，哟！

〔玉梅故意不語。〕

哟，我說你串樁門子咋还串啞叭啦？

玉 梅：別总哟哟的，我不願听。

富 春：得，叫声孩子他媽还不中嗎？你咋去这两天就回来啦？

玉 梅：我說孩子他爹呀，叫声大号又低气你啦？(扭过身去。)

富 春：(拍脑袋) 你大号叫啥哩？